

# 难友狱中绣红旗

◇陆汉洲

从当年阅读长篇小说《红岩》，到今夏走进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我始终坚信，每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志士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同时，我也毫不怀疑，革命志士始终有一种纯洁的对生的憧憬和向往——憧憬革命胜利的景象，向往能活着走出牢房，去迎接山城和全国的解放。

虽然，高筑的院墙、密布的电网，还有戒备森严的岗哨和碉堡，将白公馆和渣滓洞封锁的水泄不通，但仍挡不住革命胜利的消息，透过各种渠道不断传来。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命令》。是日，我百万雄师渡过长江。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每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难友们总是异常兴奋地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秘密传递，互致胜利的祝贺。

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难友们的那一种激动和兴奋之情喷发到了极致。难友们为此相互拥抱，甚至忘情地在地上打滚——视牢房为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喜庆的广场。这一刻，每个难友都在努力想像着新中国成立的热烈场景，每

个牢房里都发出欢呼声：“新中国——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新中国！”这一刻，“平二室”牢房里的罗广斌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一个念头。他动情地对同室的难友们说：“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去迎接重庆的解放！”罗广斌说完便把自己的一床红色的绣花被面取下，难友们悄悄拿起一把之前偷偷藏起来的剪刀，将黄色的草纸剪成了五颗红星。然而，难友们却谁也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啥样子。大伙儿经过讨论，最后一致认为：红旗中间应该是一颗大星，代表我们党，红旗四个角上是四颗小星，代表四万万中国人民，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于是，他们用饭粒将草纸剪成的红星贴在被面上。

紧接着，由罗广斌执笔，兴奋中的“平二室”牢房的难友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集体创作一首题为《我们也有面五星红旗》的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 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 等解放大军

来了那天 /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 揪着自由的眼泪 / 一齐出去……”

无疑，这是罗广斌所在的白公馆“平二室”牢房难友的心声，也是整个白公馆及其渣滓洞难友的共同心声。可惜，难友们在狱中绣制的这面五星红旗最终未能扛出去。红旗制作好后，难友们把它藏在牢房的地板下。解放后这面红旗才被人发现。

难友们狱中绣红旗的动人故事，后来陆续被写进长篇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里。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发生在白公馆“平二室”牢房房的这个故事，后来在文学作品和舞台剧中，演绎成了发生在江竹筠所在的渣滓洞女牢房的事。经过艺术加工的这个真实故事，更加扣人心弦，更具艺术感染力。那首由阎肃作词、羊鸣等作曲，脍炙人口的歌剧《江姐》插曲《绣红旗》，通过彭丽媛情真意切的演唱，从此传遍了大江南北：

“线儿长 针儿密 / 含着热泪绣红旗 / 绣呀绣红旗 / 热泪随着针线走 / 与其说是悲 / 不如说是喜 / 多少年多少代 / 今天终于盼到了你 / 盼到了你……”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岁岁年年季节相同。天气变化异常不同，把握季节创造奇迹。为了建设强大的国，为了创建小康的家。告别妻儿告别爸妈，离开家乡勇闯天下。脏活累活我们包下，吃差住差我们忍下。为了富裕挣钱到家，苦累脏差心甘情愿下。趁着空闲感慨一下，说出我们心中想法。

春的耕耘秋收获，想到家里果实满仓，顿时身心轻舞飞扬。心里乐着嘴里笑着，干活砌墙更有力量。妻子持家安定和谐，我在城市建设祖国。望着高楼渐渐升起，望着城市更加美丽，心中自豪油然而起，这份美丽有我一份。

北风呼啸到了冬天，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建筑工程接近尾声，我们整装准备回家。回头观望这座城市，高楼大厦顶天立地。容纳城市已有多年，今要离别还真不舍。躺在床上整夜在想，买份礼物爹娘孝上，买件衣裳给妻穿上，买些玩具给儿补上，所有东西全部买上，快乐心情共同分享。

百花盛开迎来春天，整理行装准备出发。一年之中春是当头，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我们来到建筑工地，意气风发准备开始。砖瓦泥块握在手中，钢筋水泥抗在肩头。奋力打下扎实地基，高楼从中拔地而起。把握春的脉搏气息，播下优良希望种子。

天气炎热来到夏天，炽热阳光洒满全身。汗流肩背湿透衣衫，泪在眉梢模糊双眼。城市建设少不了我，经济发展更需要我。为了更多高楼大厦，我们历经风吹雨打。为了父母为了妻娃，我们只能挺起胸膛。为了国家为了自己，再做贡献再创佳绩。我们相信自己能力，汗水筑起美好年华。

树叶飘落已是秋天，



## 陪你一起老

◇崔立

早晨时，两个年轻男女去散步。因为一个意见上的小小分歧。女孩说，是你不对，就是你不对。男孩说，怎么总是我不对啊，难道你没有任何的错吗？就是你不对，就是你不对，女孩重复着那五个字，并且变得大声起来。男孩真的是有些恼了，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蛮不讲理呢，以前你不是这样的！女孩说，我就这样了怎么了，你觉得不好可以分啊！男孩的声音也大了，说，分就分，谁怕谁啊！女孩说，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女孩别过脸，朝着左边走。男孩转过身，对着右边走。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午饭后，一对中年男女去散步。走过一家服装店时，女人说，进吗？女人说的是问句，其实脚已迈进了

走近有些地方是需要拜谒的心情的，比如黄帝陵。黄帝乃中华民族之人文始祖，比如咱这个滕姓，就有一说是得自黄帝，“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滕姓便是这十二姓之一。从西安往延安，途经黄陵县，岂能不拜黄帝陵？

行路陕北，一路黄土地，突然遇到个绿意盎然的桥山，让人顿觉眼前一亮。据说这山上历代所植古柏有八万多棵，树龄千年者随处可见，因而四季常青，郁郁葱葱，实在让人默默感受历史的力量。抵达黄帝陵时斜阳正是灿烂，山下桃花已经盛开，河畔细柳也已发出点点嫩绿，在一片春意中远观巍峨的黄帝陵园，拜谒的心情肃穆但并不压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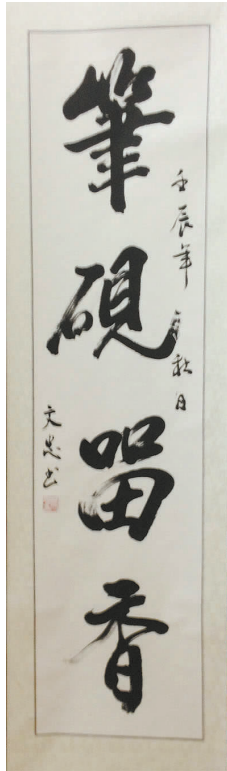
过轩辕桥，上龙尾道，登上象征“九五之尊”的95级台阶，便进得院门。进园扑目便是轩辕柏，据说此柏为黄帝亲自栽种，距今5000余年，树干已几近干枯，枝叶却仍然繁茂苍绿。漂亮的女导游“兰花”说这棵柏树是“七楼八扎半，圪里圪塔不算上”，意思是说它有七层楼那么高，树身有八人环绕那么粗，就这样树身上长的圪里圪塔还不算在内呢！当然是夸张，就咱这个山里人看过的比它粗的树也有不少，不过它却受万千膜拜。至于它是否真为黄帝栽种，是否真有如此高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历史和神话造就了树的神奇，科学论证在这里显得那么无关紧要，或许这就是文化力量。

## 江海潮

第242期

去。男人苦笑着等在门口。经过一家鞋店，女人又踏了进去。男人还是等在门口。女人出来时，男人正聊着电话，口气还挺温和的。好不容易电话打完了，女人瞪着眼说，又和你哪个小情人打电话啊？男人没理女人。女人又说，怎么，是做贼心虚了啊？男人忍不住了，说，你胡说些什么呢？女人说，我胡说？你怕我胡说就别说啊！男人说，你还有完没完了？女人说，没完了，你说怎么着吧？男人说，没完就趁早离！离就离吧。离了你难道我就活不成了！女人一扭腰，往东走了。男人一撇嘴，往西而去。

晚饭后，一对老头老太去散步。老头原本走在前，老太拉住他，不让他走得快。老头说，你这老太婆，拉我干啥？老太说，走慢点好，医生说了，你的心脏不好，不宜走快。老头说，没事，没事，死了好，免得连累了你。老太瞪老头一眼，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啊，不许说这样的话。老头叹一口气，说，不说这又说啥呢，你看，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总是看你在操劳。老太说，你可别忘了，以前对我的承诺。老头说，什么承诺？老太说，就你结婚那晚对我说的话。老头一摸脑袋，真的是想不起来说什么了。老太说，你说过，要走得比我晚，要照顾我不让我一个人孤单。老太一字一句说得一板一眼。老头的眼眶，莫名地有些红了。夜不觉已降临，昏暗的路灯下，老头老太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很自然地叠加在了一起。



倪文忠作



## 拜谒黄帝陵

◇滕建锋

《史记》载：“上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此“上”即为汉武帝，可见在汉武帝以前，桥山黄帝陵就已存在，历朝历代都很重视，不断整修添土，使陵冢规模得以不断加大。轩辕柏不远处的挂甲柏就与汉武帝有关。据说汉武帝修起九转祈仙台的第二年，旭日东升，遂命令18万大军列队桥山，俯首默祭。武帝卸下盔甲，挂在一棵柏树上，然后独自登上祈仙台，祈祷黄帝保佑大汉江山永远太平，此即为后人传说“18万大军祭黄帝”。武帝挂过盔甲的这棵柏树，周身上下斑痕密布，纵横成行，柏液中出，似有断钉在内，枝干皆然。导游嘴里更是神乎其神，说是每年清明节前，这挂甲柏枝干上流出的柏液凝为球状，就像颗颗珍珠宝石

闪闪发光，晶莹夺目。清明节一过，柏液中断，古柏从枝到杆又恢复了原来密密麻麻的甲痕。此时清明已过，验证无处，得来的仍是古柏的沧桑和传说的飘渺。

轩辕庙前厅至回心殿等处陈列了历代先贤为黄帝陵题写的碑石，亭中更有孙中山、毛泽东分别题写的“祭黄帝陵文”，及蒋介石手书“黄帝陵”、邓小平“炎黄子孙”铭文，细细品读，各领风骚。碑文不远处有一处青石，为黄帝脚印。青石板能踩出脚印来，千年清晰如故，自然是天赋异禀，旁的不说，脚板的大小也远非常人能及的。让人觉得有些无语的是，脚印青石及底座上都被扔满了小面额的钞票和硬币，凭吊之所骤然见此情形，实在是有些煞风景的。过轩辕庙往上，就是气势恢弘的轩辕殿和祭祀广场，祭祀大

院据称占地面积40000平方米，可供万人祭祀。广场两侧，金黄色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两米多高的青铜牛鼎鼎然而立，空旷的广场北端是“天圆地方”轩辕殿，清明刚过不久，公祭典礼的横幅仍然鲜艳地叙述着刚刚过去的盛况。

退出来时，轩辕庙前聚集了一群身着校服的小学生，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祭拜黄帝。老师们沾香而拜，孩子们却显然并没有感觉到庄严或压抑，他们是或跪或立一片欢笑，起初我还觉得这似乎有些不敬，但默立良久，看着老师们带着微笑的脸，听着孩子们欢快的笑声，我突然觉得，或许某些历史文化因子的传承就是在这种仪式或者说认识仪式的过程中完成的吧？尊重历史的种子或许就这样种下了。